



历史漩涡中的 蒋介石 与周恩来

尹家民 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历史漩涡中的 蒋介石 与周恩来

尹家民 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0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/尹家民著. —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1995. 1

ISBN 7-5035-1148-6

I. 历… II. 尹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6434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河北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2.125

字数: 315 千字 印数: 1-21000

定价: 12.50 元

DJ62/50

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、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。

这三个人中，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。但是，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。

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，就像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，时起时落……

——理查德·尼克松

写 在 前 面

有记者自远方来，问起我正在写的书。谈至半酣，记者突然发出职业性的激动：“把我俩谈的发表于报端吧！”

“且慢！”我急忙制止。“书刚开头就大呼小叫，何异于老王卖瓜？我只是跟你谈谈一些打算和想法。”

“你不知道现在最时兴这种预告效应，好比唱戏前先敲锣打鼓，打仗前的狂轰滥炸……”

“别别。人各有性格。我还是喜欢读者与我一如品茶，读后再论高低。等我完稿，再发不迟。”

于是，两下握手言定。

稿毕，心想记者所问许是读者所关心的，遂将旧日交谈翻出，权作前言。

记者：怎么想起写这本书的？

作者：由来已久。五年前我在一本书里就引过尼克松在谈论中国领袖时的一句话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、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。我很赞同这个说法，但也想到另一点，就是国共两党高层交往，最深最长的莫过于蒋介石与周恩来。按理说，共方最高统帅是毛泽东，但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两个“老冤家”，打了多少年，可直接打交道并不多。所以，国共之间的许多重大决策，都是通过蒋与周多次会谈后决定的。可以说，蒋与周的交往史，实际上反映了半个世纪两党的合作史与斗争史。随着他俩的握手与分手，两党间出现了合作与对峙的状态，反过来也一样。他俩的交往，既错综复杂，又

惊心动魄，中间充满了历史的迷雾，悬念和疑案，这个选题有这样大的魅力，要是写出来岂不吸引读者？

记者：这样的书没人写过吗？

作者：我还没有看到。片片断断的有，全过程的不多。

记者：这个选题难度很大。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，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写好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历史。

作者：可我们总不能成为等待的一代吧。是的，我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，可任何局限本身也是一种“价值”。这个说法有点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正因为我们离这个时代近，离这些人物近，有可能为历史保留一些“蛛丝马迹”，为后人提供一些真实线索。不然后人要像我们一样去扒“马王堆”，或像我们一样去任意编派“慈禧”和“乾隆”……使本来不是“谜”的东西成了谜。我们无法穷尽“真实，”但可以接近“真实”。

记者：看来你对写好这本书很有信心。

作者：在这之前，我写过有关蒋介石和他的将领的书，已经不下九十万字；写与周恩来有关的内容，也有三四本书了。这几年，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与周恩来工作过战斗过的将军、外交家、秘书、卫士、医生等等，积累了较多的直接和间接材料，自认为“有资格”写了。

记者：冒昧问一句：既然你都写过了，那这本书是不是重复……

作者：我最不喜欢的是重复。不喜欢重复别人，更不喜欢重复自己。所以我在创作一本新书时，尽可能避免重复自己。因历史事实不能编造，为叙述同一件事，个别交叉重迭可能有。

记者：那这本书与你以前写的书有什么不同？

作者：简单地说，因为是从黄埔军校一直写到蒋、周二人相隔一年去世，将近半个世纪，为压缩篇幅，结构更紧凑一点，笔触更简洁一点。

记者：你主要是写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？

作者：是的。他俩的关系，尼克松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：“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，就像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，时起时落。二十年代初期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，是蒋的下属。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‘明智的共产党员’。几年之后，蒋介石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。但总的说来，使我吃惊的是，我又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，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。作为共产党人，他们恨蒋介石；作为中国人，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。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，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。”

我认为从宏观来说，尼克松的看法是准确的。但是从微观来说，他毕竟是个外国人，对中国漫长的革命和独特的国风，对周与蒋关系的来龙去脉，不可能知之甚详。他第一次见蒋介石，已经是1953年，蒋已是一个“失败的孤岛守望者”；他见周恩来已是七十年代，周恩来辉煌外交的顶峰，仅此一时一地，印象难免有偏差。

记者：就是说，你要写全过程；写他们时起时落的微妙关系？

作者：是的。我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恩恩怨怨为主线，涉及家庭生活、主要政治演变、重大历史事件、重要人物关系与心态活动，力求文史并重，文以载史，以较多的生活细节和内幕轶闻来演示大的历史背景，试图收到一叶知秋的效果。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又成了“卖瓜的”，总之，由于资料和学识的限制，一定还有不妥之处，还请读者阅后评判。

目 次

第一章 第一次握手…………… (1)

●当年蒋介石夸过周恩来：“周主任真是导演人才。”

●四十年后，周恩来怒对红卫兵：“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，而我是政治部主任，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？”

第二章 蒋介石没有出席周恩来的婚礼…………… (30)

●蒋介石乘周恩来喝醉时问：“你把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，给我看一看。”

●遭蒋软禁的周恩来主张：“只要一通电反蒋，他们都会和蒋介石干一下。”

第三章 蒋介石悬赏缉捕周恩来…………… (55)

●血雨欲来。周恩来对陈独秀说：“我推测老蒋是要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，可以利用黄埔同学会，欢迎蒋校长，这样打起来影响也好。”

●蒋介石翻脸：“有人说我已不再信任共产党了，事实上，我本来就不支持你们。”

第四章 谋杀之网…………… (80)

●宋美龄拉住蒋介石的手喘息着：“我刚才梦见河中间有一块大石头，整个河里都是血！”

●邓颖超对侄儿们说起“伍豪事件”：“1967年‘四人帮’又翻出这件事，来陷害你们的伯伯。”

了解内情的人拿出了证据交给毛主席……”

第五章 兵戎相见的时刻…………… (118)

- 蒋介石督军剿共：“现在共产党里的周恩来、林彪、徐向前等人都是把我们黄埔的法宝偷去了，又掉过头来对付我们。”
- 周恩来感激地望着陈赓：“东征时，你救过蒋介石；长征路上又救了我！”

第六章 魂惊华清池…………… (157)

- 蒋介石强直起腰：“恩来，你是我的部下，你应该听我的话。”
- 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电：“蒋一向自命英雄，他曾答应过的事，大致不会全部反悔。”

第七章 庐山谈判秘情…………… (207)

- 杨虎城被逼出洋，对部下说：“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的手里？能缠下蒋的只有中共，去找周先生，他对付蒋的办法多，而且高明。”
- 蒋介石叹气：“周恩来的确是个人才。可惜可惜，不能为我所用！”

第八章 同在抗战屋檐下…………… (236)

- 蒋介石跟陈诚说：“叫周恩来当副手，是政府宽大，也是我给他们的最高职务。”
- 周恩来严厉地瞪着郭沫若：“我们受的委屈，难道比这小吗？”

第九章 蒙冤的，岂止是军人…………… (285)

- 皖南奇冤，蒋介石强辩：“现在八路军、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？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”
- 矛盾激化，周恩来讥讽：“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。”

第十章 他能搬近蒋介石、毛泽东两座“山”吗？…………… (301)

●蒋介石手拍桌子：“不谈了，什么也不谈了！”

●周恩来泪光闪闪：“谈判耗去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，我已经谈老了。”

第十一章 周恩来的胜利与蒋介石的危急之秋…………… (322)

●周恩来忍无可忍：“我是淮阴出生的人，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，我有何面目见地方父老？！”

●蒋介石对美国人少有的幽默：“如果你帮助我打败共产党，我就破了我一生的戒律，喝你们的威士忌。”

第十二章 隔着台湾海峡的较量…………… (345)

●周恩来答记者：“如果蒋中正回归祖国，绝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地位。”

●台湾驻美“大使”追问尼克松：“周恩来是否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？”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376)

第一章

第一次握手

- 当年蒋介石夸过周恩来：“周主任真是个导演人才。”
- 四十年后，周恩来怒对红卫兵：“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，而我是政治部主任，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？”

1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，也是“乱世出英雄”的时代。日后主宰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，都在此刻陆续登场。

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，日子并不逍遥。经费的拮据，军阀的嘲弄，学生之间的磨擦，都让他窘迫不安。每天早晨他都要离开妻子陈洁如，匆匆赶到操场，监督学生出操。然后赶到办公室，哗啦哗啦地翻看昨天的日志，生怕再发生措手不及的事情。

眼下的事就够令他心烦的了。

他看着出操的学生，整日穿的是那一套开学就发的灰布军服，快磨通了的草鞋，有的干脆打着赤脚。三十支真枪连站岗放哨都不够，遇到操课只好肩上扛根木棍作样子。

再看看学生住的芦席棚，连个蚊帐也没有，盛夏之时实在难熬。天气渐渐凉了，御寒的日子更难过。近来连伙食费都快开支不了了。

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“隐形巨人”在幕后掐军校的脖子。

说他是巨人，是因为他的权势之大，能让广州市面商行说开就开，说关就关，行情被他玩乎股掌之间。其实这是个典型的南方猥琐小人，微微驼曲的肩背，伸凸着的脖子和粗笨的肢体，总保留着一个站柜台的姿势。他就是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。

陈廉伯以港英政府为靠山，串通国民党内部的右派，想把刚刚复苏的广州革命政府包括黄埔军校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为准备武装叛乱，他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了长短枪九千八百四十支、子弹三百三十七万四千二百发，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。1924年8月10日，被广州革命政府查获。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永丰、江固号两艘军舰将哈佛号商船监押于黄埔军校门外，所有枪支弹药由军校看管。

陈廉伯一听气炸了，他把帽沿拉到眉毛上，反背着双手，嘴上叼着一支英国产的烟卷，在关着的门前踱来踱去。他突然拉开大门，向部下宣布：“去！去找孙大炮算帐！”

他把烟头丢得远远的，像发射出去的一颗子弹。

不知是有意对抗，还是无意巧合，他派出的首席代表、联防总部副部长的名字只跟蒋介石差了一个姓，叫邓介石。按蒋介石的说法：介石者，坚如磐石也。

当时不独有这两块“介石”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汉口代表就叫彭介石。

为何取“介石”二字为名呢？

据笔者多年查证，发现《周易·豫卦》中有“介石”二字。豫卦的“六二”爻辞曰：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”；“不终日，贞吉，以中正也”。意思是说，夹在石头缝中，未曾预料，好在不到一天即得救，还算吉利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，都是因为六二居中得正。另据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《菜根谭》有道：“君子严如介石”，是说堂堂正正的人就像一块耿直独特的石头，不像小人滑如脂膏。《菜根谭》在清代多次刻印，但流传不广。1915年，浙江奉化的孙锵在日本京都购得日本学者竹子恭所诠释的《菜根谭》，原文用汉

字排印，解释则用日文。孙锵在国内从未见过此书，误以为国内已经失传，遂带回国来，刻印之后赠送朋友。此年由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很可能得到此书的馈赠。1917年以前，在正式场合，蒋都是用蒋志清这个名字。“介石”这个字，是蒋在1915年前后，在日本办《军声》杂志时最早用过的笔名。蒋中正这个名字是1918年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之后才起用的，受“中山”二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；是否参照《周易》便不得而知了。到了晚年，蒋介石特别喜读王阳明的书。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《传习录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、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‘大中至正’之归矣。”蒋介石自己在讲述中庸之道时，也曾提到：“‘中也者天下之正道’，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‘中’，乃是‘大中至正’、‘中立不倚’、‘屹立不摇’之谓，亦即‘主敬所谓立极’，所谓‘择善固执’，所谓‘允执厥中’之意。”所以蒋介石死后，专门修建了“中正纪念堂”，在纪念堂前修了个牌楼，牌楼正中匾题嵌了“大中至正”四个大字。看来这是对他名字的最好注释。

再说邓介石果然硬得像块石头。

而孙中山一辈子吃亏在于对敌手太仁慈。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不能把话说得太硬：“如经政府查明之后，你们运来的这些武器确实不是用来攻打政府的，我一定发还你们。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，政府为了自卫，便不能发还你们枪支。”

邓介石双手一摊：“这有什么好查的！我们是商团组织，枪不用来联防自卫，还会干什么？听到我们那句口号吗？——叫械存与存，械亡与亡！”

孙中山感到十分恼火：“你不要拿这种口号来蛊惑人心，政府并不是有意与商团作对，而是确有困难需要帮助。”

与此同时，英国海关也派人到黄埔军校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。

海关税务司副司长史密斯走进军校校长办公室。办公室简朴、宽敞，和所有的军校办公室一样，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威严神秘

的气氛。史密斯带着英国腔大声说话：“将军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批军械持有大英帝国发给的护照，你的行为侵犯了我国的权力！”

蒋介石感到自己受到了鄙视，顿时火冒三丈：“本人是军人，扣押这批枪械是总理的命令，我无权处置！”

“我们的大炮你总该知道吧，告诉你，用不了五分钟，我们可以把你这个弹丸之地化为焦土！”

“我们不会坐以待毙。珠江沿岸各要塞的八十余门大炮不是纸糊的，你们那点地方也在我们的包围之中！”蒋介石说完摸摸自己的头骨和下巴，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了。史密斯气得不停地哆嗦着，转身就走。

蒋介石急忙吩咐教授部少将主任王柏龄：“你赶快传令各要塞加强警戒，并通知海军局增援，把军舰调到军校附近，防止英国人突然袭击！”

王柏龄号称是蒋介石的第一只手，并不隐讳实情。他眉头一皱：“外强好说，内患难治。枪本来就少，陈赓、王之宇几个学生还拿到江边去摆弄，枪机都掉到江里去了。又有学生要把扣押的枪拿出来用……”

蒋介石不悦：“损坏枪支就禁足，不是有规定吗！”

王柏龄直摇头：“学生好办，军官就不好办，谁管得了了呀！”

“政治部主任呢？”

王柏龄又摇头。

2

说起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差事，真是个换得最勤的官。开学才三四个月就换了两三任了。

设置党代表、政治部主任职务，是由共产党人建议、孙中山认同的，旨在改变旧军队军阀独霸、军纪涣散的状态。可这是个新职务，谁也没有经验，所以主任的人选一开始就难产。

按大部分人的想法，政治部主任就是要有学问。于是，最早的目光便投向了吴敬恒。这倒是个有学问的人。初任南洋公学校长，“苏报案”被疑告密后，走香港，转至伦敦，在巴黎成立“世界社”，回国后又创办《中华新报》。1921年率学生一百余人赴法国，出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，是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。他是孙中山的同盟密友，也是陈独秀的至交。他虽口称一世不作官，举动却不仗义。他不但后来做过蒋介石的高官，最可气的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捕后，上海几个北大同学以为陈延年是吴敬恒的学生，又是世交，请他作保，把被打成重伤的陈延年送医院治疗，再设法营救。不料吴接到学生的信，即复信道：像陈延年这样一个人，留在世界上是祸水，送到医院是多事，既然已经打伤了，倒不如杀了省事。还把信登在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上。陈延年牺牲后，愤怒的北大学生都说他是人面狗心，从此再也不叫吴的名字，都喊他“吴老狗”。

这次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请他出山，他倒是满口答应。可还没上任，他又辞职来了。廖仲恺好生奇怪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政治部有没有共产党？”

“有。现有广州哪个机关没有共产党！”

“所以我要辞职。我不能与共产党共事。”

廖仲恺和蒋介石又请戴季陶担任。这也是个有学问的人。早年主编过《天铎报》等有影响的刊物，任过孙中山的秘书，与蒋介石结拜过兄弟，所以一请也就到任了。但很快他也提出辞职。

蒋介石目光尖锐地望着他的把兄，同样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戴季陶已经脱下军装，换上他喜欢的一套黑烤纱的短褂裤，留着两撇小胡子，活像一个小商人。他嗫嚅道：

“有人说你蒋校长都快赤化了！我不明白，你既然邀请我这样的国民党人来执政，又何必搜罗那么多共产党人来执教呢。我看国民党是快要亡了！你看吧，明年下雪，那准是给国民党戴孝……”

他说到伤心处竟暗自流泪。蒋介石好言相劝：“你言重了。怎

么是亡呢？目前联俄容共，壮大我党，应该说是兴。不瞒你说，总理对你近来的言论不很满意……”

戴季陶一听跳了起来：“我不过是个中间派，你说我右，张继又说我左，我何能适从，所以我要辞职！”

戴季陶没说昨晚的事，但蒋介石已经有所耳闻。昨晚在邹鲁家里，谈到共产党问题，因为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，不能不站在进步方面，对联合战线表示拥护；张继就骂他是共产党的走狗，戴季陶哪里肯服，反过来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，两人越骂越凶，骂到最后，张继动了牛脾气，一边数落戴季陶：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，又从共产党干到国民党，是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！一边拳脚相加，戴季陶打张继不过，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今天本来是要找蒋介石诉诉苦，反遭蒋介石抢白，所以主任一职坚辞不就。

蒋介石拗他不过，只好同意：“你推荐一个人吧！”

“谁当都可以。但你要记住，让共产党加进来，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，不能当正菜。”临出门时，他又补充一句：“要是实在没人，让我的副手邵元冲来接吧。”戴季陶离开广州以后，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代理。

邵元冲是前清举人，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官僚。他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，他住在广州，每隔一、二天到政治部去一趟，看看例行的文件就走了。他真把政治部主任当一个官做。本来口才就不行，一讲课底下直打瞌睡，被学生取笑为“催眠术教官”。他不接近学生，也不接近干部，同廖仲恺很少打交道，与苏联顾问团向不来往。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光景，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。学校员工都提出撤换邵元冲的要求。蒋介石说起邵元冲也直摇头。经廖仲恺、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会商，只有请中共一个适当的人来当政治部主任。

蒋介石一拍脑勺，想起一个人来。黄埔开学之初，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曾提供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，第一人便是周恩来。不

知现在此人在哪里。他把张申府叫来询问。

张申府瘦瘦的个子，戴副眼镜，嘴角紧闭，一看就是个性情直率易于冲动的人。他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。1920年，他在北京介绍北大学生、五四运动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入党，成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三人小组。1921年在法国，他先发展了自己的恋人刘清扬入党，以后他与刘清扬又成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。再以后，他又和周恩来一起，发展朱德入党。1923年他回国以后，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推荐他去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，并担任了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，他与廖仲恺配合默契，但与蒋介石不太融洽。所以当蒋介石问他：“你推荐的那个周恩来回来没有？”张申府没有好气地回答：“怎么没回来？人家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干政治教官，你们不闻不问，埋没人才！”

蒋介石也不快：“开学以来百废待兴，我哪有时间注意每一个教官！”

“能人得不到重用，庸才鸡狗升天，所以搞不好！”

“你身为政治部副主任，不能这样讲嘛，你究竟尽职了没有？”

“我不称职你可以撤换。对了，正好，请周恩来来担任我的职务，我辞职！”

张申府扭身便走。蒋介石盯着他的背影，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。

——这位被毛泽东戏称为“我的顶头上司”的张申府（他在北大任教时兼任图书馆编目股股长，毛泽东在图书馆任助理员），一气之下真的离开了黄埔。离开之前，他和周恩来谈了半夜。

周恩来是何时回国的？蒋介石为何没有注意到他？

3

法国巴黎。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三楼第十六号房间。

这是周恩来的住所，也是旅欧支部的办公处。房间极小，只